

誠齋集卷第一百廿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道盛
德備奄有五三漢唐以還皆自鄙而下然天
下知其聖矣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
盛大之極其惟從諫之聖乎嗚呼足矣堯舜
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用即丕功時

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公高星之五行欵
公諱大經字孝文世家建昌之南城曾祖諱
新祖諱本父諱富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祿
大夫母朱氏封太宜人贈宜春郡夫人皆以
公也光祿個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知
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
肄業精勤体澣不輒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
光祿憂報喪如禮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舉
禮部第紹興十五年進士公闕仕自慰南陵
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事定江軍判官
事守真定提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
獄入為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御史右
諫議大夫侍講禮部尚書侍讀出守建寧提
學王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宮積官至正議
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邑一
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名

入勅公見 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翔
日除監察御史先是 上欲重風憲之選命
上部使者十人御筆獨可公姓名召見
上曰朕于十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命
下中外聳欵公自惟暮齒擢自遠外益思補
報首論士風四弊曰培克媮惰誕謾浮虛時
初秋閱兩詔兩浙江東慮因言諸路獄多淹
滯百未決者一百有六十欲令刑部忬之于
籍巖立其期趣令其獄庶圜圉一空感召
氣以消旱暵一再言之 上嘉其言增秩二
等大理正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旨作舍
寺廷由是寺官無居外者朝列肅然淳熙八
年為殿試考官對策切直者置前到其在殿
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勅
局儲才之地宜選任而已試者仍不除兼官
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給舍奉郡

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補外亦必
觀其才力勝任然後俾之諸路林荒監司守
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後而
飛蝗頗多公言於上曰願陛下深思天
人相與之理彌加警懼諉大臣講求人事之
未至者更張而力舉之改刑之間益致其謹
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謹崇寬大各修其職
以齊事仍外而監司守臣察貪更平冤獄去
苛斂以寬民力而息愁歎公嘗因見上談
間奏去陛下命講護官欲覽德宗之失
令各言缺失謙冲如此何憂不治上曰德
宗不牽不知道公奏云信如聖訓德宗拒
諫飭非奉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強勉陛下
下從諫如流實祖宗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
人心之說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
蘇和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人心之未正

六者 三宗憲無細無微之考傳以為恬
淡者其起六者或可為張懷韓維輩 真
宗嘗問治道何先李流對以不用浮薄為最
為先因言梅詢曾致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
則浮薄之風何患不革陳絳賦敗 仁宗諭
輔臣以訓飭親民之官轉運張士遜辭王旦
且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刻之風何患
不革巨頰 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察
邪正崇忠厚表廉明白義利彰示好惡俾中
外知趣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培克者之必
去則莫不洗濯其心靡然一歸于正 上再
三稱善至言朝士謁告以免朝叅浙西收租
而加公量諸軍市場諸郡過糴奉使不可以
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事皆施行而監
司一說 上尤注意妙選寺丞四人同時
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懼為

元謂人善之意莫大乎此于小成之以近效
而無始終不怠之志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
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君以必為魏證
願為良臣蓋以皇變自任而致 太宗于堯
也 陛下宵旰圖治二十于茲而其效
猶未能遠過于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皇
維失常雖 宸心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
之應遂舍之祥然天人相與之際蓋有甚可
畏者欲望

陛下謹終如始天心既格而敬懼之誠益專
沴氣雖銷而脩省之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
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已 上深嘉納宦
官源以姦欺公言欲革此習當裁之于未然
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牧之
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偕又請嚴
賦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閑

將兵部以起之對而遂之奉公嘗從容奉燕
酒上三司之來也亦亦六事公遠而上疏曰
臣聞治不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
可謂安矣而賈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本朝 仁宗時可謂治
矣而蘇洵此為天下之勢如坐敝舟之中駸
駸乎將入于深淵蓋二臣之心憂治世而危
則立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備明紀綱振肅
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然邊境
雖安而典圖未後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必
至如寬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
能副 聖之所欲者尚多也臣願
陛下愈加兢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
難能而勉其所未至毋以今日之效為已足
而堅其所欲為 上忻然朋納秋畢下
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臣聞心和則氣和

三不知則形如三則言如三則天地之和應今
者皇暝之繇蓋民心不知有以致之民力困
竭而怨嘆者多軍士貧乏而嗟怨者衆當今
之弊無大于此二者夫民力之竭由于賦歛
之無藝賦歛无藝本于財計之趣迫州縣之
間縉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未粟過收
其贏而何止倍輪峻權酷之禁竒關市之征
三如預借田租誅責積負羅織以罪而罰入
其財無召之需數外之歛有不可殫舉者督
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嘆理所必然蘇民
力而息愁嘆其必自版曹始版曹寬則州縣
寬州縣寬則民力蘇矣 國家竭天下之才
以養兵而軍伍乃有貧乏之嘆何哉蓋生齒
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鬻屨亦皆為之為
主帥者又多務剝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
皆謂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譽

其美恃之者豈無所憚乎特路遺之費非天
雨寇輸軍士安得不貧怨讟安得不作初傳
陛下欲親大閱士卒忻然俄而報罷殿師
閱習勞賚薄少遂有太半不聲喏者試藝威
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律隳壞一
至于此盖由主帅營利自豐素名衆怨是以
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霍用衆力不
勝其舌燕饋總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
流播而黜罰皆未加焉臣願

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養士卒窒其幸進之
路察其僭譽之私赫然如齊威王烹阿之舉
則軍情曉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之弊復在
大者臣聞漢王告曰朝廷不備何以言治左
右不正何以化遠往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
納賂以致大言

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舜之去四凶不

是過也。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議，但見于進者，或得其所欲，由任者或遂其所欲，而竊意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在。

陛下之前，未必敢直指某人之賢與否也。則言某人之求，与此除也。意者浸潤之言，或得以來，其隙彌縫之譽，或得以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在，有之非賤道之廣，何以濟其私耶？臣願

陛下疎斥姦回，儉厲之人，更選老成醇重之舊，以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絕偉門，毋俾妄議上累。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論曰：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雨。

聖明在上，而群臣不能盡心于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愈。此言其旨深矣。今陛下厲精于上，而大臣不任責于下，今日進

皇朝日取一音起不遺常程差除瑣細故
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多怨欲立一事惟恐累
多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

上意也有當用而不用曰此 上所不樂也
委其責責于人而掠其功于己每事依違無
所苛不如此而望其燮理陰陽感召和氣難
矣臣願

陛下深鑒韓愈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
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

陛下又何勞焉閱旬日公見

上而言曰 陛下近以閑而引咎責躬求言
補闕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

上曰已令大臣錄其可行者亦指南庫錢與
戶部池州郝政典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
外蓋用公言也其在春官雖无言責而論思
獻納尤多如開數路而求賢以補郎曹教兩

淮之民兵以備緩急監司毋多騶從以費州郡諸路時行推排以惠貧民減宗子取應奉數以廣族睦之恩增四川銓試律義以嚴門予以選求人不可者大臣之職舉將才者二府之責馭軍宜嚴後格宜禁劇郡擇守以備監司之選治行列薦必推實迹之求中武奉者勿換文資宰嚴色者必由薦奉每進見縷為上陳之其在 講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一家之道損上益下之義常侍

燕間賜坐從容

上問曰飲何所餌何藥宦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 上問玉堂花木云卿于此亦少進杯杓及歸院即宣賜流香果實其恩意周洽如此公婁其退願為祠宮

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養小民乃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除大宗伯至是衣帶鞞

馬再膺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士
以詩贈行觀者嘆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
免移鎮紹与公力祈免不拜 新命章數上
乃被提舉玉龍宮之除以歸公還家省私秋
會親友獎後進藏書萬卷周覽無倦鄉間有
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不能舉婚喪或不
能詣吏部試礼部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
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宮鴻慶宮十六年
太上登位以覃霈轉 通議大夫又持頌
詔獎進龍圖閣學士下

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正司馬光嘗論人君
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言當法 壽皇之
孝与勤儉遵行 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
諫又言母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謀紹熙
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

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于立春講慶命章彩
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外姻舊
載酒設禮撰為詩歌以贊羨之尋開賓筵踰
月乃罷閭里歌艷以為盛事五月八月

皇上受禪覃霈于是有正議之命閏十月降
詔撫問賜銀 藥茗士人踵門恩光赫奕前
此未覩也 公安稟特異年寢高體氣益強
一日疾作頓甚粥食為廢湯劑靡効乃語諸
子曰吾目可瞑吾愛臣憂國之心不可泯無
一語及家事薨于正寢實慶元四年七月二
十九日也訃聞

天子憫之于是有銀青之贈公娶同郡蔡氏
累封至淑人兩遇 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
蘄春郡夫人 与公同生于甲午先公八年
癸 子六人无謙早世无晋奉議郎主管名
州宗道觀无益從政郎監潭州南嶽无豫儒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元煥承事郎監筠州新
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元豫元復皆先
卒女二人長已笄而忘次適承節郎趙師復
孫十二人國器承事郎知吉州太和縣丞國
葉備職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國均承務郎
新監紹興府支益倉國成承奉郎新監溫州
支益倉國光國 樞國祥國著國俊國紀孫
女六人長適從政郎康縣丞呂伯固次適陳
堯向夫崇黃策皆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
人女四人皆幼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可封鄉梁家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
公忠孝天得方重賞實日奉清儉待人謙和
言不妄發字量恢上莫測其際而開心見誠
孝問醇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患深長每
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
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十象服妾信

公素怡愉七逝教具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
元晉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擢
間未幾歸侍乃厲疾捐館三子皆在左右云
先王元晉以書赴告于子曰先公辱下執事
子燕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
為守合有 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劉公
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獨表其在言
諛罔惟行台罔聖名諫往惟弗臣罔

孝宗惟天為崇從諫一者聖名独隆温仁
公不姪厥眾不姪厥躬惟撲故忠朝陽在東
鳳鳥梧桐匪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理臣
主惟微一舜一變不在浮熙

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
夫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享熙聖人睿文自天典李日新遵道隆儒先
路五三于是儒李之士雲滿川匪人舒向家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宋楊萬里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

[顧麐士校並題款]

續

二十八冊

12196

A149

馬再膺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士
以詩贈行觀者嘆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
免移鎮紹與公力祈免不拜 新命章數上
乃被提舉玉龍宮之除以歸公還家省私秋
會親友獎後進藏書萬卷周覽無倦鄉間有
枉抑不伸孤弱無告或貧不能舉婚喪或不
能詣吏部試禮部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
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宮鴻慶宮十六年
太上登位以覃霈轉 通議大夫又持頌
詔獎進龍圖閣學士下

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正司馬光嘗論人君
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言當法 壽皇之
孝與勤儉遵行 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
諫又言母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謀紹熙
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

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于立春講慶命章彩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外姻舊載酒設禮撰為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賓筵踰月乃罷閭里歌艷以為盛事五月八月

皇上受禪覃霈于是有正議之命閏十月降詔撫問賜銀 藥茗士人踵門恩光赫奕前此未覩也 公次女稟特異年寢高體氣益強一日疾作頓甚粥食為廢湯劑靡効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臣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家事薨于正寢實慶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訃聞

天子憫之于是有銀青之贈公娶同郡蔡氏累封至淑人兩遇 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蘄春郡夫人 与公同生于甲午先公八年癸 子六人元謙早世元晋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元豫儒

林郎監潭州南嶽廟元煥承事郎監筠州新
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元豫元復皆先
卒女二人長已笄而志次適承節郎趙師復
孫十二人國器承事郎知吉州太和縣丞國
葉備職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國均承務郎
新監紹興府支益倉國成承奉郎新監溫州
支益倉國光國 樞國祥國著國俊國紀孫
女六人長適從政郎康縣丞呂伯固次適陳
堯向大崇黃策皆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
人女四人皆幼諸孤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于可封鄉梁家湖之原從蘄春夫人之兆也
公忠孝天得方重賞實日奉清儉待人謙和
言不妄發字量恢上莫測其際而開心見誠
孝問醇正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患深長每
先事而言或者以為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
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十象服妾佗

金紫怡愉七遊杖屨就養公館士大夫榮之
元晉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擢
間求檄歸侍乃厲疾捐館三子皆在左右云
先重元晉以書赴告予予曰先公辱下執事
与游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銘予不得辭公
為守合有 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劉公
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独表其在言
諫固惟行后固聖名諫往惟弗臣罔

孝宗惟天為崇從諫一者聖名独隆温上類
公不媿厥眾不媿厥躬惟撲故忠朝陽存東
鳳鳥梧桐匪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理臣
主惟微一舜一夔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
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睿文自天典孝日新遵道隆儒先
路五三于是儒李之士雲滿川匪人舒向家

毛鄭也而其考艾典刑之尤者在二澗則雪
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眉山李公仲仁父在
江西則清江謝公伯國也 程李二公或以
經李鳴或以史李鳴或以文薛鳴曰經而經
曰史而史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謨
昌國其字也家臨江之新喻其先 方唐武
德初都督洪州因家于高安至元和 徙居
新喻十世而懋与弟岐于奉廉世先同登元
皇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四謝奉廉字民師
有藍溪集東坡蘇公与之論文有書尤稱其
世上无真是之詩盖公四世伯祖也曾祖臻
祖誠父輩皆不仕始徙居新喻自號清風老
人累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淑人公幼敏
而愿不妄語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載振屢
薦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迪
功郎峽州夷陵縣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

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縣尉公條治盜方
畧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年
至夷陵迨北陞有異羽檄旁午邑缺員令州
請于使以公庶邑事軍无之與民亦不獲擾
循之脩職卽陞左從政卽授吉州錄事參軍
瘦死者舊瘞以韎往抱骨公白卽取舡官
棄材以棺欵之氓有陳其姓者僮法其篋以
有隱盜者陳斥之官辭過其實及為隱盜
者誣訴連帥龔公茂良怒欲沒入陳之產公
為書以白帥陳氏竟免而帥亦以是知公以
薦者改左宣教卽知表公宜縣表孝悌崇
崇孝校政尚忠厚縣名雜理積負于郡者數
十萬一歲常賦之外又鑿空索緡錢二萬餘
公嘆曰桑洪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于
諸部使力求蠲損得損亡幾以毋憂去後令
許公之繼詩于朝竟蠲積負十三萬緡至

公言路又以分宜及秀之華亭月椿同奏詔
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問故廉表之四邑列
蠲正 民錢僅二萬而華亭又數倍爲分宜
之民如有生意服除請爲祠官以便養親授
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憂服除授幹辦行
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李博士監
察御史先是州縣役法久蠹公里居時嘗教
其里之人自占戶之中乙產之高下高役者
自請承之編爲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于
上下之諸路民多便之又論民之繇役有
日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夏祖繭
絲之征既輸細絲又輸細綾又輸細絹請蠲
其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大夫八習曰不
恤曰不徇私曰貪婪曰刻薄曰侈汰曰輕率
曰詐偽曰隱蔽凡此八習爲民八患宜法湯
之官刑以儆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爲

易見未然之姦為確知謂之姦者冥于心晦
于迹未易研究

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七月
詔求直言及缺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
如權酷之美如經總月椿之筭緡如越州廣
德軍之和買又條振貸七策其要在勸分從
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因言于

上曰先儒論季先致知經者致知之源帝王
之季先稽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規經者當以
書為本規書者當證以後世之得失

上曰人君不知季則必至自怠如唐太宗非
无功也而不知季卿謂書取證于後世者甚
善 上又言及問季公對曰天下之事立本
救弊而已臣嘗聞

陛下論及允執厥中蓋中者本也中則不倚
自然无弊 上曰聖人所以貴中者无过与

不及也。嘗夜台見論及南北事。上曰：當乘
梳會。公曰：梳會雖不可失，而奉事亦不可輕。
上曰：甚善。公每進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
容問曰：聞卿與郭雍從遊，雍亦問甚好。公具
陳本末。上曰：雍論性可取，朕于性說獨取
孔子性相近，與上智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
明。自孔孟而下論性者，愈煩，皆失性之本。公

對曰：

陛下論性真得其要。上又問雍曾見伊川
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幼，雍父忠者得頤之
傳。上問曰：現雍議論多出于易，有易解否。
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冲晦處士，加封
頤正先生，皆自公發之。

太上登極，公獻十銘，其辭曰：業成而難其敗，
或易就已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
聞帝王之孝，匪莪云匪，文畏天之威，王德為最。

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在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安賞不功妄罰不畏賞罰大杖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莫聽獎廉以檄捷乎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間犹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曰諛悅尤害于國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輕取輕動為戒又疏二事其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定長人之道其二則謂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魏上之功易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宸箴云因經筵功講又陳即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曰宴飲曰安廢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舊李名儒曰經筵列職未絕補闕薛公升似拾遺許公及之有詔各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獻疏曰以補遺迂卿監官固陞矣意則非也况此二職

壽皇復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若驟廢之
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
言之难受之尤难寓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
嘗進講至書無逸嗣王其監于茲言于

上曰監之上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
戒之辭為常所以治多而乱少堯舜之慈儉
禹之菲飲食卑宮室阳之不迓声色不殖貨
利皆周公所言四居無逸之類也太康敗于
其酒桀敗于酒池厲王敗于荒酒幽王敗于
沉緬淫泆皆周公所言商受酒德之類也成
王能用其言而躬无逸之行以致盛治誠可
為萬世治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擢工
部尚書六月上章請為詞官甚力除煥章閣
直學士知泉州又辭乃除授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秋滿再請者再既奉祠來歸天下士
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其燕坐曰

良齋先生後居東郭茂林修竹環列其居而
桂尤盛遂以桂山名其堂又皆稱桂山先生
云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以疾薨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四階朝議大夫爵清江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遺表聞特贈通議大夫娶胡氏
封泚人柔恭儉敏閭內之事不以毫髮煩公
二子 宣教郎新差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時先卒二
女適進士丁南容胡定彭眉孫男四人淮渭
皆登仕郎漳澧皆蔭補未命女三人長適進
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溫恭出于天性清風
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賦詠必寄婦曰以此
當綵衣之戲老人曰以是娛我足矣二親耄
期而康寧朝知侍養恬愉見者感化教育二
弟皆得公孝識有蒼庠序詵中淳熙乙未科
每謂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雖聖

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卒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于中然後能与天地相似孝宗嘗恬靜正天之褒烏臺諫省出入七年凡兩糾正無異論無怨言公有文集一百卷解經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李淵源五卷雜著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李受易于郭雍以達于二程謂良者至人之止无妄者聖人之動其銘有曰仁義忠信盖无常名由近而惟則勇于行又曰出門萬里其塗蕩上用震以乾是曰无妄李者宗烏公之文人氏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去文絕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独秀序甚似歐而南華藏甚似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嘗携二文以示兵部侍郎蜀人黃均仲秉上以古文自命未嘗推一人至此見文讀之一過曰好再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之文非

今人之文也鈞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集何代何人作也予笑曰此古人今在中都之逆旅將詣曹而覓官驚曰乃今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孤峴奉公之喪葬于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峯安覺院之右近大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年峴以書及丈林郎克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歐陽朴之狀來曰先公墓太平而墓隧之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友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又加少異兼斯二者微先生碣之之而誰也予因特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銘曰

皇矣維 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溧漢滌唐洛中之程同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豐以降疇嗣其響中與昌宸謝公之人推易之縕 李宗下問優人程域澄源手良以文而

鳴古文勃興陟彼曾壇韶鈞其碑有一其得
則百斯世云胡傷庶菴有其二公沒六年草
鞠新阡碑于隧前列復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
以廷尉正膺帝懋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廷
見士民頽而嘆曰此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

太子今日之故其將疇師近舍先生遠取遂
霸是宅鄧林而度林於此山航滄海採珠于

吏川于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盛服
以出周諏民瘼允哲民情治賦以寬聽訟以
詳敷政九思而後行銀因百廬而後決至于
精意零榮休為之瘁禱雨：祝雪之至既

卜告翔仁形于心化孚于民山農溪叟咸以
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開府之言
其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忠公矣

公一日造暇登才文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
仰而嘆曰古者必藝有道為樂之祖此
禮經明訓也今居六一之故國慨喬木之蒼
然誦秋聲鳴蟬之賦覽唐書五代史之藁哉
如之寇睟如之容忽乎瞻之在前也伊欲折
白鷺之芟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稷之乃无
一精舍以妥屏揖以為邦人考德問業之地
不曰室迎而人遠乎面堂之南得一虛亭增
築一室就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屬
士民落之移書万里曰紀祠之碣神之業
不在子其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詞
曰
繫斯文之鼻祖兮肇集成乎素王二大極而
三兩儀兮曾謂遠賢子虞唐一刪一定而一
係兮紹天紀而綴人綱膊肩止于麟筆兮過
萬祀臣子以無將相岱頽而設崇兮邪詖佞

烈而波狂蹇道統之三絕兮疇再近孔氏之
光隄无君无父之方割兮萃一孟之為坊僕
虛既齊戒之鬱兮前一韓而後一歐陽微
一聖一賢之澤兮人倫何恃而不立惟叅元
尊之否仁兮資先生乎仁皇上以來夫法官
兮下以王乎此邦羗此邦之子衿兮疇莫遠
先生之兮香耿先生之精爽兮千秋萬歲此
邦乎不忘矧崇永之為鬣兮宿草風悲而兩
荒庸展者之不怀兮独入丁穎乎相羊雲起
青原之峩兮月湧白鷺之茫筍有玉版之殖
兮樹有羅浮之霜麴西江以酒兮手北斗以
為觴帥諸生北面以迎拜兮寿先生乎新堂
乘回風而載去旗兮忽為來歸故鄉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誠齋集卷一百廿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右司王僑卿墓表

南粵負山控海毗獠相錯為一都會凡奉詔
條為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頏殆若羈
靡自淳熙戊戌以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
司冠帥番禺者既檢且伎礪思噬倚門人為
諫大夫恬執旁行聲氣出部刺史上小遷厥

指輒以飛語問于是護漕布憲常平諸使者
如萬葛世顯如黃溥如李倫如趙公翰咸被
噴言繼之坐黜齟舌而斃弗敢校也帥既連
得意同時便者 者靡傳者侯獨括蒼王公
司平準監祥刑領魏鑲凡三易使者節弗
詭弗如屢嬰其銜愜伎者慚欲為蠱尾未几
改鎮他郡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
而彼坡方獠獨不毅折是不亦勇乎截然居
間者璞弗刑是不亦知乎是可書也公諱暉
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字僑鄉少貧篤學為
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汀州蓮城尉徽
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尚書禮兵部
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秘書郎著作佐郎知
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
外郎廣東提舉茶塩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

止六十公初在著作之廷嘗與同寮劉夙
相率論龍大淵曾覲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
人咸惜之其在廣東疾心煮海阜通商賈曾
未滿歲得緡錢九十萬有奇條上便宜請歲
助廣西之費稍暖暖計之美盡給牢盆之直
又言兩廣鹽筴宜摧蠹縮此相補無分東西
酌紹興之制通議增損凡鬻醴之數合兩路
而均之東鬻其四西鬻其六然後官無抑配
民力自裕時朝廷欲糴米斛五萬漕中都公
不奉

詔事竟寢公又言右姓牟利秋時賤糴春時
貴糴此是用糶請令常平貴糴以救其賤
糶以救其貴布憲之始柳冠陳峒李瓊由春
陵犯陽山雖王卒叅捷而寇勢未衰公親師
師自韶至連擣其巢穴寇李接繹騷西鄙公
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馳驅原隰挈期三寇

悉居平職三載循行所部凡為州十有四為
縣三十有九深入黃華無不至焉或有三四
至者冠次師弒于循梅潮惠之間兵車有
與公發轉漕下揆策失謀峻事無曠焉歸章
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視
釐之官罷歸至信得疾回家焉卒于癸卯四
月庚申葬于 九月辛未曾祖慶遜祖 皆
不仕父懋贈朝請郎娶余氏封宜人子二人
郊將仕郎郊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
女一人適從政郎新信州錄州叅軍葉宗魯
既嫁而卒孫男一人 女三人俱幼公天
性靜默似不能言外寬 中嚴直諒自信其
與人交游游隱險易無所置疑周急遠施有
犯靡校其為使者或責公不按史公曰薄其
奉賞其廉可乎然遇事直前無慕顧意嘗歎
曰天下事不忠不能為忠不肯為 者

用其肯為者于私用其不肯為者於公聞者
聽之公既沒薦紳先生以文來誄者或曰並
受真偽無容賢愚或曰周為顏氏漢則孺子
其為一時推表如此予乘傳嶺表與公實為
同寮又繼公提點刑獄情義甚密予喪母而
歸公亦使事言還過予敝廬留一宿而別甲
辰冬十二月予奉

詔為尚書郎寄徑上饒欲謁公而公死矣升
其堂哭之哀見公二子子拜且泣曰知先君
之深愛先君之厚信先君之篤者宜莫如子
盍有以表諸幽予曰諾后三年八月公之子
郊試吏部得官將歸來見予有感焉乃彙
公平生大槩以授郊俾碣諸墓隧云淳熙十
四年八月十八日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無
太子侍讀楊某述

淡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曰淡然居士趙平
仲其人也何賢乎平仲也貴而賤富而貧才
而愚德而虛也曷為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
祖父則金紫光祿公也重王累侯拖紫鳴玉
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乎然平仲不幸
幼喪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廬而平仲短
褐脫粟飲水茹蔬以終其身不曰貴而賤富
而貧乎 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在官簿乎
曰平仲承節郎也然則何為不仕無乃匱于
所挾鈍于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廉人也平
仲年未冠父疾亟平仲夜祀禱江跣走

數百里迎醫之良者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
上無諸父下無同產兄弟以隻影童子而壩
大事母寡已孤母耄已稚乃饑已以飯母寒
已以燠母勞已以安母上子同命者四十年
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母沒乃得官則泣
曰君命其敢不拜無母有祿其忍獨食不曰
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于有司有
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黃老星家
醫卜百工之披靡不辭而不惑于巫史浮屠
不曰正乎其居豫章之進矣急人之急憂人
之憂樂人之樂託之以死或寄以孤者累七
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者有一焉所挾
既充矣而况四乎何匱之有然則苟焉鈍無
售也曰非鈍也匱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
才而愚德而虛然則歷騁轍環非欤曰歷騁
轍環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

真李仲元之徒歟雖然子真仲元天之下之妻
人也平仲賢介公子也其子貧賤孰習孰不
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
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當有可
小覲者平仲諱公衡澹然居士其自號也卒
於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夫人周
氏處士丕遠之女李公擇之外孫也前卒年
三十有九与平仲安貧正家有鴻妻侃母風
四子彥演從政郎常德府司法叅軍彥璋文
林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彥法修職郎
吉州司戶叅軍同登淳熙丁未進士第彥法
業進士皆傳業有闖闖而彥法与予遊最故予
嘗夸其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傅倂孫
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州南岳庙母夫
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孤葬平仲于
縣南三牛塢某日某甲子其鄉婦仁其原麻

山迂周夫人附焉其世次氏名取官之詳大
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信厚德恭
如晉宋間人物庠陵揚萬里復表其墓曰
蔚麻_原之松挂兮皆是翁之手植沔_水歸仁之
泉流兮有是翁釣石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
碧孰知翁之不死兮山水長与遨嬉朝儕靈
大霽暉兮翁載之以為旂霄唳_豎吳素清者
翁策之以為駢板天闕以入月兮不騎箕其
尾而騎少微子孫來拜翁而安仰兮盍_諷靈
而咨鶴雲垂而鶴傲_也兮翁其來歸而小泊
酌桂湏而荐蕙肴兮必見翁欣然一醉其如
昨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采受天命一四海聖_也相承澤深仁高一百
六十余年間重又累寧_也罔一玷缺自宰臣
蔡京窮奸極妖竊_弄國秉遂成靖康之禍言

之可為痛哭已方京盛時蔽虧天日闔開雷
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京久居杭有尼出其
間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和縣上宰廬陵
揚公直之屋訴于京上諷守胡諭公以地畀
尼當仇以美官公執不可它日有從臣荐公
京以前憾擯不用公自是苗落老州縣君子
是以為公惜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為諫官御
史則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難也君
子是以為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
其先出晉武公子伯嶠上四世孫升向族號
羊舌氏食采于揚生食我以邑為民其后居
華陰在戰國者曰章上生穎為秦卿后四世
曰喜任漢祖封赤泉侯十一世曰震至唐曰
綰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上之孫承休天祐
元年以刑部外郎使吳越揚行密亂不得歸
遂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鈺

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魯祖諱戩祖諱倫
考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太中大夫
妣黃氏 贈碩人太中公樂昌有客里稱善
人家貧擇師訓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
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
彬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袁州司理叅軍又丁
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循州長樂縣
令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孝公首延士子
修學校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聲最
諸邑荐者交章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民縣
改杭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
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絕唱號詩將軍秩
滿坐忤時宰意授知襄慶府奉符縣奉符岳
岳祠延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
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高置策書凡
四方之民措金錢以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

祠官隸之府廷已無与焉有戚里任氏子為
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聞有詔漕
使韓公鞠之任置对穷反誣公既且獄公無
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人知
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与閩境盜所出入
有惡少屬徒数百殺人火廬廷尉憚之公諭
招不從設方畧尽禽之既而戚曰愚民觸法
情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盜遂息
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佗吏通判洪州師孫
公族素寬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公既至府
事一委之公七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見
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
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
致其仕歸于吉之吉水縣塘里之故居
高宗皇帝登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
後口不道

朝廷事手不染州縣牘友溪山藝松竹葛巾
黎杖寄傲其間軒日報春堂曰余慶皆有詩
以紀之丙午冬大雪未稼嬰疾踰年而終建
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葬以明
年十一月壬申鄉曰中鵠原曰王既娶黃氏
曾氏刘氏皆累封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
詞藻西預鄉試修職郎撫州崇仁縣尉王庭
迪功郎兵國軍司法叅軍王烈迪功郎全州
縣事叅軍兼司戶王猷迪功郎肇庸府司法
叅軍皆以公蔭補正訓不仕孫九人先祖振
祖茂祖燠祖承祖炳廢庶得清諸孫皆進士
而得清棄家為道士云曾孫十人扶暮清節
掀清成清簡清澍清臣扶掖清鄉皆世其業
公字量宏踈名宦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
事兄如事父 祿 賜必分訓其子如已子
祀未冠萊第公以詩賀其兄云月中丹桂輸

先手鏡裏朱顏正后生至今詩家者流傳誦
為佳句公之墓奉議郎知慶州處南縣判師
且銘之矣后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姓孫
萬里覽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訕復表其墓
曰宣政之辰有孽其臣載弄之鈞士伏以
蜚于其輦嘻于霄于泥毅揚公載稟其風載
劇其鋒怒霆挺排山寨淵疇不標旃予進
可跽予傳可磨其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萬里迎
侍老親來吏零陵過湘江遇公於野店驩甚
而被此骨肉也已前行日荒_七欲落勢不容
久相語某拜公上馬馳去公亦行一再回顧
有惘_七之色公平生劄簡未嘗對某如此也
私竊獨恠之未几則聞公病遂不起前日之
回顧殆承訣之意也欬嗚呼痛哉蓋明年之

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劉氏
字諤卿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
玘祖諱知復考諱位先皆不仕紹興初_年復
元佑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故熟爛口_甲再聖
經賢史古今治亂正邪之大端漫不省為何
物公與兄禹錫以文章焯然同州里選而公
在第二州閣稱二劉焉已而禹錫登科公闕
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經賦兩科再詣大
嘗登十五年進士第調諤州戶掾鄂居上流
由屯神衛兵以六萬計一各軍中積芻火大
將田師中怒甚大搜後一夕得三偷兒有火
具械致之州太守張侍承意委公鞠之欲必
得三人者大芻狀公精意問囚蓋其情將以
竊藏于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其獄曰
釋之三太守怒以語侵公曰以火具而殺
三人有以異予以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

一咲破城遣因遂与公為知己荐之朝廷迁
左從政郎丞昇州武陵縣數決疑訟歲旱州
命公禱雨而甘露降于丞廳事之后圃桃李
五李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不
屑其人某登章荐公也似好言謝卻之就擢
郡博士逾年用礼部侍郎幸公次膺及諸公
荐改秩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而疾作
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后云公初娶任
氏繼世向氏三子宦中處中得中二子始公
未仕恤也默有及物意安福西寅歲慨因
萬三千晦擅于豪右貧民病之公為作釣
水釣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嗟乎士大夫簪
爵賦祿任民之安危禍福而漠然塞耳關口
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俑厲民以為吾
民數百年不可療之疽根以進其身無怍色
而公未有戒于民之時而等民憂以自詭如

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小哉公即世之二年
門下士揚萬里聞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鄉
里遺老為予言刘正臣極長者其陰德在人
博矣其後曾之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相踵
策弟而亦相踵以死以不得遠其翔不及流
其報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君子
之望其子也死忝于其訓以無媿于其天而
已負其先以尤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
大名是則二刘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
擢進士第負其有慨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
業卒至于僊以病死止于六十有一官止于
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
元亨之才元亨之庶勤而止于斯天邪人乎
天也六人也始元亨丞武岡軍武岡縣時大

寇揚公窟穴洞庭狼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
大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饗于諸郡至
全州通判范寅殺挾家閥心輕士大夫元亨
屢撼不動一日往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
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元亨抗言責之
曰寇在心腹王^師歸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邪
臣子之^義父當如是耶范怒不愧其坐人即發
帑廩以應然用是銜元亨上^上不顧也已而元
亨宰靜江府荔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
為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不得絲粟罪然元
亨自是困躓晚乃教授德安府上^上李用諸公
荐改秩左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
境內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于朝丐^丐領其
條教為州縣式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
焉蓋紹興三十有一年九月某日也其在荔
浦民世為胥子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橫出

視令亡如也令往七及抵鄣隆礼以就焉介
其吝于上官否則与為市以故多犯法不輸
租令惕不敢阿問稍忤焉則飛語釣謗遠者
莫考近者遂二十余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
名与其所以然者白于三司請再犯者得建
治齊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運判條
怨移以丞和陽受牋鞠獄衡州先是衡有浮
屠弱一狐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徑山宗果之
徒也宗果以才辨得幸于公卿要人孤兒每
訟田于有司皆規望宗果之勢撓法以田畀
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果遺書
于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荐章或金帛皆
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既入城
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田以歸孤兒諸
公大驚及秩滿歸家萬里私怪其焦瘁以問
其子全畧七戚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尽於

為邑矣竟日坐听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卒
索食未徹聞一民揖于庭則又履而出迨
夜過丙事已民謝去倦卧于屏風后率以為
常未已則聞大病于德安再病于安仁卒死
于動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
也已曾祖諱輯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紉以經
術為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
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
卒于四人全畧全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
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于行狀誌銘矣明
年某月某日妹婿楊萬里復表其墓曰
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為己憂而不慄上官
之含怒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
士而阨之至死寃矣雖然元亨之矣蓋自其
天在阨而安亦豈其寃吾特為國愛元亨之
才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

乎櫻已者醜諛已者奸同已者扶異已者顛
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
禍已如此况復有大於此者邪然則乏才於
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恠也已
不足恠而已

誠齋集卷之一百廿二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

少師卹國余公墓誌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 始初清德新又新首選
於衆得一召相匪夢決以人望弗巖弗渭得
之在廷有揚維之清有司焉吾實之誠其知

國如知守法如守城好賢好色用能柱天扶
日者定周鼎徐聲怡色指國泰山懋勲芳烈
至今恬焉左丞相卽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
賢固也如不久何上瞻方隆民瞻方輯善類
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留招之不出賢者固
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此公之所以為
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未能無遺恨也
不在天下况在已恨在已者天下疾之也恨
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恨而吾
始無遺恨矣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恨
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本朝之名相亦不少
矣天下有遺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
何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
期年而去蓋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
有可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如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仲尼且云然况公與韓杜乎

此公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
名數於衢之龍遊肆而讀書一過成誦十三
文已驚人紹興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
賢之路云聖如文考太公歸而伯夷歸明若
昭王樂毅往而刺辛往有司異之貢以前列
逆第進士初尉宣之寧國歷江西安撫司准
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 孝宗召監行在都
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祭御史大理
太常二少卿兼 太子侍讀兼權禮部侍郎
除權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 太子詹
事為賀金國正旦使試吏部侍郎知太平州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
光宗嗣位召為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
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南東
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召為吏部尚書除同
知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以觀
文殿大學士判樞密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復奉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州積階自左迪
功郎至特進爵自龍遊縣男至本郡公邑自
三百戶至八千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致仕
授少保卹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於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
也以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
已官尚忍為之公之在西幕府也帥陳之茂
稱其文莊而麗談於諸公間章交公車改秩
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於巨室宰一搖
手輒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
罪巨室去鋸笥日數百紙決事風生事勢如
蝟庭寂如水鼠輩落膽務馬行股并有富估抵
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揚公曰

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詳
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啟視竟置之法湖之
六邑病於口筭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氓出
一縑自大觀始歲為足者六萬五千二百有
奇不輸絹而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為錢者
千其後為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於大守單
夔請以上聞令七氓出一縑郭內二邑以錢
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夔即以聞且令公
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嘉歎即言
於 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
交迎感喜上恩因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列
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 孝宗大顏有喜是
時 帝意銳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
敢遏者公言於 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聲
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龍言其氣敵强者先
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巡邊陲

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龍言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蠱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恭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也此先實後聲之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相若故漢之策不可施於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顧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運廟謨於靜謐之中示敵人以輯睦之意使形聲俱泯觀其變而察其時則機可得而圖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敵有內釁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敵有外事若夫差卒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亂之機也敵人勢窮攝其後而撼之若

高祖之追頌羽此永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既止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若破竹惟所欲為者 帝喜曰卿通達國體既退 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止除奏却謁告迎母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丁母憂既除喪不入修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蕭初不公識也享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培克病民將帥以侵牟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獎初 孝宗惜其去至是喜曰卿自此當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隳職業或內懷姦罔而敗風化或超資而援恩寵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媮安為賢以尚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

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刺舉
將帥以締結為勲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
正之路宜屏附麗之徒以杜羣枉之門事皆
施行公之貳廷尉也宣教即王定國者以守
禦之功得官宰掾修怨誣帥以偽官白之中
書時宰主之獨參政周公必不以為然時
宰怒以付廷尉令人輸意啖公以法從公審
其非偽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
為屈竟全之公之貳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
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為之庀職之翌
日有詔欲耒歲祔穀上帝仲春躬耕耜田令
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
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朝饗於太廟
其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太宗祈穀之故事
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矣以宮中火災之
後考室落成之初故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

因之明年仲春耕藉此明道一時謝火之故
事也今欲祈穀而耕藉必合祭天地於圜丘
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乃可也欲如明
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
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
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
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
明堂也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
以郊而施之殿廷亦將以時堂而施之壇壝
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不敢奉詔 帝曰禮
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曹也銓法所用有法
有比法者上世成憲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
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變遷吏所欲與比
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比舉
比之所否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與奪之
柄不在長貳而在吏不在法而在貨初蒞事

取法與比晝夜繙之一覽即強記及吏白事
公前知其與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
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老吏
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嘉根火掃澆頓清郡
邑衆職有缺員者吏每匿而不覲以要厚賂
公令郡長吏走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揭
於省戶俾應格者得之士大夫詣曹小有幽
枉許其夙夜面列至於武夫起行陣懜鎗法
者吏尤得以托其吃而要其貨壅閼既徹文
武下僚呼舞相慶淳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
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旱之辭必以六事
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召若成
湯之六辭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不節也
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其
三而有其三曰欲德不用也上下皆蔽也廢
位踰節也 帝益納焉公之為詹尹於東電

也凡閭五年議論之間陳古正今每寓箴諫
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必深言之罔不痛切
嘗以司馬光言人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
明曰武治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
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 光宗時為皇太
子敬遇傅僚尤尊禮公親灑汲古二宋字以
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二在
大澤之陂大抵水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
堅瑕每挑花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
朝渺然田澤為一環數十百里匯為鉅浸乾
剛莽為稿野民之生業不獲不促公至
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增卑培薄益
以捷舊隄成昔之隘者廣瑕者堅於是田無
水災頻年大穰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寓
公以財自雄締交權倖動操郡邑大守每至
啖以貨寶一與其餌心之性命噤不敢息政

用放紛公至却其餽絕不與通每以事來元
摧辱之萬人吐氣 光宗卽祿有詔求言公
上封事言切於聖德者莫若正心切於國體
者莫若裕民未幾首召見又言天子之孝不
與常人同今 陛下之孝於 壽皇豈特以
天下養為養之至哉第當如舜之於堯其道
可也又當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也凡
壽皇之睿謨聖訓仁政善教天下所嘗蒙
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斯
足以極 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長憲邵也
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蓋大俠殺人而使他人
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
且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
帥建鄴也減民租之挈代下戶之輸箭浮費
檢吏姦鄰餽不入私府宿燕未嘗卜夜初至
守藏者以縣官繕錢百二十萬告既去以百

七十餘萬告雩霖雨暘罔不響谷外邑嘗有
蝗遺種民募民闢地以粟易之率一升全一
畝遂不為災連歲豐茂公之貳樞廷也興州
大將吳玠卒久未除代公謂知院趙公汝愚
曰吳氏世握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
生變然天下無鬻決不敢動若更承寵將為
後患趙公大喜遂合辭以奏 光宗猶豫不
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為吳氏計乃為蜀計非
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
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遂不報人將
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
大驗也又不從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
都統制至是始有俞旨遣瓚以虜中事宜上
聞 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實有隣無
患公每憂邊思職常苦敵至講攻守為材用
草情帥繕戎器時撰糧又擬古今講論邊防

之文綴為一書以獻焉紹熙五年 光宗被
疾寢不能東朝重華宮外議請張公察疏深
切皆人所難言時同列將勇去以塞天下責
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
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 壽皇大漸俄
報升遐 光宗遂不能至公發喪人情恟懼
朝廷莫知所出公謂丞相留公正曰不有
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今日之
事宜奏 太皇太后請代行祭奠之禮以靖
國人於是宰相執政上奏 太皇太后從之
仍有旨云 皇帝以疾聽於大內或服百官
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及樞
密知院趙公汝愚叅知政事陳公騷建言
皇子仁孝夙成宜蚤正儲位後日申前請甲
寅 御筆示傳子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
戚得白 太皇太后越七日癸亥得 旨仍

宣諭汝愚駭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去
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於重華宮 太皇太
后垂簾有 旨云 皇帝有詔自欲退閑
皇之嘉王可即 皇帝位 尊皇帝為 太
上皇帝 皇后為太上皇后於是 太皇太
后命左右扶 上入簾面諭 光宗聖意
上泣涕俯伏懇辭不能起 太皇太后命左
右起 上仍命持黃袍扶 上至殿之左介
素帷乃讎命執政同勸進再三 上遜避亦
再三左右頻以黃袍被 上 上泣頻却之
公逆奏曰今 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國勢岌
々人情皇々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
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 太
皇太后非為 陛下計之也今 陛下乃執
人子之一護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
諒忘天子之大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

若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何其若 宗廟
社稷何 上懼然投袂愀然勉從不得已側
坐御座之半公與同列再拜 上亦答拜公
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可乎正君臣
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 上猶立
而受內侍扶導 上詣梓宮前行謝禮畢
上哀服出至大次猶立久之公與同列再三
固請 上始正御座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
禮 器刻之間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
乙亥除叅知政事兼同知軍恩進兩官公曰
國卹尚存新天命有屬詎可因以為進即上
章力辭曰 陛下承太上之倦勤奉 祖后
之慈訓勉為 宗廟社稷計非以得位為樂
聖心所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自當交修此
義豈慮遽冒非常之渥辭不獲命止拜一官
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為山陵使時葉

公道以大府卿總鉤淮東將行丞相趙公曰
明舊除知院入國門其少需往謁之某且去
士誦亦一非余公不能任慶元二年四月己
未拜右丞相公辭免之章云好惡偏而當論
未息非包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蓋
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於是人之相慶
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
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
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无從容訪問人
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一日謂侍郎楊公輔
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
接任先是年饑淮浙江東請錢請粟終朝以
為振貸其數萬公言於上悉從之都城
居民以戶計者十一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斗
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其估以糶至今年
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膳減自

春徂秋至不肉食雨暘或愆崇以私錢 朝
廷零禱公每贊 上以實應天不專禮文有
禱輒應至是文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
四方或小有變異必聞於 上請恐思修省
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為母子以濟邦用
至是券日輕公私文病議者盈廷莫抹其敝
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力發都內以散錢之
出嚴子推平年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箠之錢
曰身丁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口箠之錢曰
了絹者請與復三年衢之五邑自兩稅之外
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
歲所蠲為緡錢者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
父老欣戴 上恩喜極而泣時方事叢 朝
廷文書賞誅予奪政令罷行公一觀省勾
校不舍晝夜小有吏謾靡懲不深三省黜辱

不寒而栗朝士相詰者未始聞史館書成品
彙孔庶皆公典領婁趣奏篇將議行賞以當
首蒙澤者公以國郵事之方殷至於彌文非
所宜急皆抑不行時有貴戚方見親信丞相
趙公欲疎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之士遂
為深讎依附者日衆內外相扇浸不可制指
趙公為黨魁其處死於湖湘也郵典未行議論
紛起公曰凡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
罪某自當之即以復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
浙西常平使者黃公灝以擅放民租遠竄知
婺州黃公度以隱匿屬吏覩職罷郡是皆有
深怨者公為執政奏止從薄罰迨呂公祖儉南
遷棟解弗獲朝士者有知公者直以公議相勉
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日將有大於此
者耳未幾有上書者造設虛詞誣陷浸淫殆
不忍聞公即緘其書而眈惟已深媒孽已熟

有成蓋矣詔公與蜀帥趙公彥通具即位本
未來上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公相代
為相不相能冀有所中傷因與大獄一時名
士一網可盡公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亟專介
走成都期以守正要以同辭未達而趙公所
撰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副本觀之曰大體
得矣若公所譏甲寅龍飛事實則皆系丞相
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協贊之力微其
辭彰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快而姦
媮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往々亂真唯晦
庵朱公喜見之嘉歎美曰余丞相此書却不
失實門人共聞其書遂傳會貴戚除節鉞制
詞盛推定策之功公不自預計徑貽其麻然
猶便竝緣事實者其慮固深公自是憂見
顏色義激肝腸謂知院鄭公僑知何公澹曰
某欲有所啟奈無助何二公安得獨為君子

公又以語揚公輔相協濟他日公獨見上
開陳甚密且曰除從官而中書不知朝綱已
紊禍本已滋聞者遷怒公知事不可復為變
不可再激即抗章引疾其黨尚嚴憚不敢侵
後益追怨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既去善
類始鬼公之有力其迹之彰者如此至若
彌縫密勿省幾燭微潛消陰制深計遠慮宜
不得盡知公嘗語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無
他長唯以全護善類為急其他皆所可畧要
不可與此等爭虛名而使士大夫受實禍此
公之盛心也蓋當公之秉國適有道學相攻
之際事方鼎沸未易和調非少有縱捨而徒
為矯亢其勢莫過其欲未厭名雖公歸禍將
世徧故利欲飽而黨錮解此其驗也楊公輔
貽書於公危言勁論世所不能即明出處曲
全善類辭顯義白其大端不可淹沒如此可

謂深沉弘遠真大臣事業非淺之為丈夫者
矣一時士大夫懼禍不深座廢不久終當藉
以扶持宗社公之為功尤有能明之者公堅
臥遊稱病篤求去懇切同列合辭於 上前
請勿聽時公 上一再却延奏贖寬期賜告
令侍醫視藥大官去善公固請去位 上不
得已四月甲子除州文殿大學士判除興府
辭行召見內殿有詔免拜賜坐撫問周洽遣
中貴人至江亭賜黃金二十五鎰及幣帛茗
黃公文辭却故有洞霄之命 上又遣中貴
人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帥長沙也三
辭不獲命至則除諸邑頗年之積逋以寬民
力劾武岡擾蠻之兵官以安溪採窮日力以
決民訟夙夜勞動體為之瘠有勸以勿勤小
物公笑曰吾平生任官竊一日之祿七殫一
日之勞可以勞而汝乎後再帥長沙暑行屬

疾遂薨於位時有大星貫於其里之側云曾
祖慶祖鐸父繪俱贈太師追封岐益蜀國公
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氏封福國夫人七
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而卒峴
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西預秋薦噪
第進士宣教郎有 旨除二令峻承務郎嶧
峴未命皆早卒罔承奉郎擬監兩浙路臨安
府浙江度三女長適從事郎新監慶元府
鄞縣大嵩山場文監官毛淮次適迪功郎湖
州歸安縣主簿徐質夫次尚幼孫男五人璩
承務郎新監饒州永平監瑛璿承奉郎孫女
三人長適迪功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徐鑄次適迪功郎新鄂州江夏縣主簿劉
常道次尚幼曾孫一人初蜀公一兄已與分
產未幾而貧老以昇之性喜濟物飢者發粟
貸者折券鄉里稱為公人長者公奉母夫人

祿養所至扁其堂曰戲綵旣沒永慕言之尤
泣弟端誠先官之而後及已子在官得俸亦
以分兄弟之子及其遠族云公孝友誠慤公
忠廉介出於天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蹈規
履矩日自儆戒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及
其在人主之前骨鯁切直櫻鱗若口自敵以
下有不堪者謀大事決大疑人所恍駭公處
之凝然決之沛然也不念舊惡不阿其執在
在當塗有江東漕嘗使酒嫚罵公者公與彼
文章相避遂而罷為祠官後云長天官其人
為貳階求去公與之傾心盡歡仍薦其壻其
人媿服其辱其在從列時宰嘗屬公薦某人
公不承命人服其剛其在相位才暮年身天
下方始治而謝病堅卧三月至補外得請乃
出故天下至今惜之嶧與諸公將以嘉其三
年正月十三日吳公於龍遊縣雲房山御石壁

之原以書來請銘：曰

紹熙學禱 先生違豫仰曠居廬俯曠機務
兆人皇：靡所歸赴宅憂繼難非 上而誰

聖考有命其代予悲 皇上益讓十命百

辭雨泣其洒推去天衣公自甯府夾日以飛
時予孔難公乎為依國有天疑公作寶龜國
有危事公作金隄有吳斯炭公作天祥后土

斯陷公作嵩阜 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

右而左四國是危公惑主知夙夜其助先物
以興後昧以輔以汜於庸弗有其軀推轂

帝車匪堯弗塗鳴球天耳匪皋弗謨孰考而
醫孰環而瘳孰憲而戾孰驛弗墜樞而彙之
膏而遂之繩而墨之整而冊之五月而濟暮
年而又方駕而柅方揖而彌留弗可留致其
可致揚清馬誠韓連杜止前五百歲一有其
四後五百歲一無其二肅如清風聞者興起

勲勞智名帛素竹青朱熹所稱揚輔所說有
屢有烟對越園清侯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魯叅知政事權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今監
察御史曾公三復餞送於西湖之上監文部
門權侯安節偕來曾公坐定忽跪而請曰權
侯將有請焉願為其祖樞密公追碣其窆予
曰諾後五年予歸自金陵過清江其太守郊
迎乃權侯也前請僉僚予忘之矣而侯獨不
忘再請庚諾予其可辭公諱邦彥字朝美河
間人曾祖顯祖慶俱贈正奉大夫經贈光祿
大夫儒學三世而光祿公為特名儒號無相
居士公時幾時疑如成人七歲間講毛詩公
退即能為家人說大義自力學至忘寢食寒
暑十三人入郡學頭角嶄然張廷堅與光祿
公遊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下果試入

太學崇寧四年賜一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
青州教授歷睦親時_而完宗子宗提舉河南學_陳
事除太學博士 徽宗幸學設陸堂上延見
諸生 命公講下武詩音暢理明天顏喜甚
恩錫有差賴朝請即改辟應國子司業宣
和初遷左司員外郎 徽宗有費用公向公
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養人子衣之
以服公言孔子惜一繁纓今以命服之如人
乎黼銜之故恨之使遠虜酋面授國書責公
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酋
大怒竟莫奪公之在公之在遠也審知女真
強盛目睹官軍驕惰歸言於 上請檄兩河
繕甲兵固吾圉益厚北朝之好無令邊臣生
事敗盟不然必有唇亡齒寒之患且言師臣
沈積中與虜交不成當默不報尋除集英殿
修撰知易州女真果犯京師 欽宗受禪公

復為左司諫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卿除直
徽猷閣知冀州行 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
士大夫悉求南卿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
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虜且存入母往公曰
君得死所命駕亟行 高宗皇帝以康王為
大元帥起兩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
公將募兵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淵與澤兵于
丁未三月自濟經趙吉乃馬河拒賊列營數
十里京不遠湯騎克序諸路兵約同進者不
廢澤曰是以切食虎耳乃師于曹之南車及
一聖北狩 上檄諸路追龍衣公與澤兵復
之衛之陷賊已渡河公與澤同表勸進及蚤
正位魏以繫民望者五 上即位公與澤同
往大名募義兵 上亟召公與澤赴行在所
公乃回軍自京師赴鄆道除公師荆南澤襄
陽旣抵 行止所澤以元帥書入奏公未見

閻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於上曰
願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三
被詔督之官違矣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
京東州縣半降賊公以疲卒孤壘抗強虜幾
及二年兀术合衆二十餘萬圍城糧盡而救
不至人至易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權
鋒陷壘虜患之為書射城中云趣降即富貴
何自苦為公罵曰逆虜吾受國厚恩死無報
豈忍臣異類力屈城破兵民爭扶公出城父
母妻子皆陷賊惟一男一女一姪走及公
自列請罪上念其忠喜其至詔曰鬪殺於
萬數家以紓楚國之難顏真卿委郡而為朝
廷之歸遂原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宝文閣直
學士知江州公三訓兵旅集舟楫積粟以防
虜寇請朝廷分兵守城城昌襄陽則表裏之
形成敗不能窺我於是李成在泗劉文輝在

舒韓世清在蘄孔彥舟在漢公以為此曹皆
據江上名曰聰 朝命受國爵危之則詐忠
緩之則詔患皆腹心肘腋之疾宜陰備之彥
舟果欲來攻知有備而退屬公丁父憂解官
上惜其去三命越縉公固辭者七不獲命
四年正月以宝文閣學士知達康七月改淮
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初達康遭虞
楚戮城野一空公竭力安集不數月而小整
人以更生繼總漕事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
道走江東西革媮懈檢欺隱覈逋亡責稽滯
水陸程輟餘五十里財用湊集於 行在所
在億萬計有詔嘉歎紹興元年入為 部尚
書兼侍讀二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公知無
不言之無下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
人之心未忘玉珎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
淮海之虜騎悉徙西北以遠其南外則林牙

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虜兵疲於浚河之後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漚塹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蜀隴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迭用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家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偷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寬其用又謂股已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闡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尤得賢大

將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也蓋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連帥上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 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 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叅政事數月 上欲大用公三年有已止以瘍解薨於位 上震悼親臨其喪贈止議大夫禮以金帛官為護喪歸葬於畿之安

源官其家七人女家三人公夙骨奇偉曾次
恢廓學術才氣逼人教等性至孝初無相在
鄴卧病公雖從戎然沃盥必親執藥物必親
嘗未嘗鮮衣而寢及無相歸汶上道梗不通
公在九江每北望長號之廬山飯僧泣血禱
佛異父子如初三月而訃告至力乞終喪七
請公復公感 上深知每誦曰責難於君
謂之忠吾君不能為之賊婺源之東山水奇
變築室其上自號且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
八十首著著書啟章奏三百篇其所述作初
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不加點雅善草書
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紹潘良貴呂廣
問梁揚祖皆為世名臣配呂氏先公卒汶上
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子
男一嗣衍女一人嫁韓穰孫一人即安肅也
傳家學子有祖斌云銘曰

太陽嚮晨寔以啓明應龍將昇從以喬靈
巨宋再昌天啟高皇文武權公褒我烈光
維時胡塵塞於際旻澤於阜坤白晝為昏
維皇勃與赫濯聲靈乎其青萍叱閑羶
腥惟公孤忠扶策以從補天重光扶日再
中如周南申如漢龔恂如晉道可營高動心
昭明迨秉鴻樞迨預政塗皇曰汝嘉將遂
相不總章斯皇胡剝我梁巨川斯志故燬
我抗新安之原是塤是窰佐命之元逆者勉
旃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終